

乡如  
贤泉

### 沙元炳的沪上情缘 (五)

□彭伟

如皋

#### 公立醫院募捐建築

醫院成立五載，成績尙著，惟院舍因陋就簡，設備未周，困難屢見，如內症之療養房、外症之手術室、均付闕如，該院院長沙元炳，有鑒於此，擬募捐購地建築、

公立醫院添築房屋 如皋公立醫院前以院舍不敷應用，擬購地添築，所需經費，除自行募集外，並呈請縣公署撥款，前經軍署齊燮元提借二萬餘元之息款，業經縣署提交縣參事會代議通過，聞該院已購定西門內觀音堂對河沙某業田九畝，價銀三千五百元，現正繪具圖樣，

立醫院募捐建築)：如皋公立醫院，成立五載，成績尙著。惟院舍因陋就簡，設備未周，困難疊見，如內症之療養房、外症之手術室，均付闕如。該院長沙元炳，有鑒於此，擬募捐購地建築。昨已發出通告，着手進行。1926年11月29日《時報》又刊出《公立醫院添築房屋》：如皋公立醫院，前以院舍不敷應用，擬購地添築，所需經費，除自行募集外，並呈請縣公署撥款。前經軍署齊燮元提借20000余元之息款，業經縣署提交縣參事會代議通過。聞該院已購定西門內觀音堂對河沙某業田九畝，價銀3500元，現正繪具圖樣，以便招工承造。

1926年底，时任如皋公立醫院院長沙元炳及家人早已患疾(详见拙文《沙元炳丙寅病状记》)。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还聘请沪上费姓名医前往如皋诊治，可惜未果。在来日不多之时，沙元炳仍然心系公立醫院，购地扩建醫院。两则消息，前后仅隔两周左右时间，即短时间内，所需款项得以落实，离不开沙元炳及公立醫院同人的付出。除此之外，两则消息的“剩余价值”还有：记述如皋公立醫院在原址附近扩建所需的具体费用；如皋公立醫院的扩建得到名人齐燮元的支持。齐燮元(1885—1946)，字抚万，天津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苏皖赣三省巡閱使。

报道有关沙元炳先生的消息，除去沙元炳任职江苏省议会议长的系列新闻。上海《时报》《新闻报》还刊载沙元炳先生兴办如皋第一家公立醫院的消息。此院的创办与兴办历程，都与上海有关。1919年，上海、南通发生疫情，沙元炳获悉后在如皋防疫，中西医齐上阵，取得成效。由此沙元炳认识到西医的重要性，决心创办新式醫院。1921年，他创办了如皋县公立醫院。1926年11月13日《时报》刊出《公

1925年12月22日，上海《时报》第2版刊出《大豫盐垦公司临时股东会记》：21日下午，大豫盐垦公司临时股东会在九江路22号大生沪事事务所召开。40余名股东到会。公司亏损严重，张謇、张謇代表吴寄尘董事长提出公司重组方案。报道未曾提及沙元炳。从1916年至1924年，作为公司第一董事，沙元炳数次前往上海，为大豫盐垦作出了贡献。《时报》作为上海的大报，还多次直接

古寻  
村迹

### 戈堡见闻录

□马志刚

离开马堡后，我前往江安镇区用午餐。饭后，出镇区向北不足三里，便来到下一个寻访目的地——戈堡。戈堡是一座东西长约1公里的古村落，村中央横贯着一条“长沟”，河水清波荡漾，两岸村民依水而居。长沟东接小龙游河最弯曲的河段，西头则拐向北去，接不远处的朝阳庄。那拐弯处，水面宽广，视野开阔，倒影如画。长沟的东头另有一条小河北流去，叫“东沟”。再加上点缀其间的一些池塘，整个村落古水系丰富，显得很有韵味。当地人告诉我，戈堡因东西狭长，又被分为东戈堡和西戈堡，东戈堡居民多为尤、陆二姓，西戈堡居民则多为周姓。小龙游河在戈堡村的东头连续大拐

弯，河坡高陡，两岸尽是高沙土。沙土之上，我看到一对夫妇正在地里忙碌，女的栽植菜秧，男的给菜浇水。其时无雨久矣，沙土又难存水分，村内浇水者并不鲜见。也有用塑料管送水的，可省力不少。漫步村内，偶尔可见一些颇具岁月感的建筑，基本也都是无人常住的。其中有一栋老宅，据说已有百年以上，为清代所建，形制保存十分完整，只是因地势较低，夏天常遭雨水倒灌，但室内的老木料并未腐朽，令人称奇。四处走访，难免会遇上一些“麻烦”。最让人揪心的还是那些狗子，它们其实是怕人的，虽然冲你叫嚷，但一直保持“安全距离”，你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前走，它们便会慢慢退去。凶猛，其实是动物的

保护色，叫声越大，越是在掩饰内心的慌乱罢了。此外，一个陌生人到处打听、拍照，也常被怀疑为“古董贩子”，甚至有“窃贼”之嫌，我已经习惯了，一般解释一下即可。话说每次走访，大体都能收获颇有价值的发现，而有的已不敢公开说了，只怕走漏了消息，被嗅觉敏锐的“收藏家”“经营者”给盯上，因为以前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我想，乡村人文精神的保护与复苏，还是得依靠这些尚存的古物、古迹，每一件、每一处都值得珍视。古村落独特的历史人文氛围，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村民。我所遇见的戈堡村人，大多十分朴实，而且热情友善，有机会下次再去看看。

### 回家过年

□吴光明

年前回家，年后离家，早已成为我这个“资深”游子的习惯。我说不清游者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真正动因，但我总感到那是亲人们心底发出的召唤。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读初中，学校就在离家七八里外的本乡，按照规定，我们寄宿生每周都可以回家一次，可母亲有时中途还利用割草的机会给我送点吃的，我也有时偷偷溜回家，与家人拉拉家常，看看家中的鸡鸭猪羊，到菜园里转一转，完了就回学校。其实，我儿时的家境很拮据，我曾眼睁睁看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中的一个弟弟病无钱治痛苦地死去，父亲劳累过度疾病缠身，刚到中年就离我们而去，是母亲与哥嫂支撑着这个家，还省吃俭用供我读书。日子是苦了点，但家很温馨，我也不负家人厚望，于1965年考取了县城的中等师范学校，继而留在了城里工作。离开家乡时，我记住了：这里是为我遮风挡雨的家，也是我心灵憩息的港湾，它既是我出发的起点，也是我回归的原点。进城后，我无时无刻不想家，每年只要喝了腊八粥，我就准备回家过年了。尽管母亲常对我说：“你们工资低，又

有小家庭，只要回来过年，哪怕空手都行！”可这是母亲对儿女回家过年的期盼，也是母亲体谅儿女的一种表白，我怎能空手而归！在那个“凭条供应”的年代，我总想方设法找熟人，批“条子”，千方百计买上一副猪内脏(心、肝、腰、肚、肺、肠等)以及糖果糕点之类的食品带回去，为的是家中的年味更香更浓些。那时，农村公路少得可怜，从县城到老家绕一大圈80多公里，就是有公共汽车，中途还得换车。因此，每年回家过年，我一不做二不休，就骑自行车。但遇上冰天雪地、刮风下雨，就有些麻烦了。不过，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纵使山水相隔、舟车劳顿，想到与家人重逢，想到与小伙伴们见见面，去村里走走看看，什么样的困难也不在话下。准备出发了，我先把自行车

推出门外整理整理，将年货袋子捆绑在车座两旁，然后让孩子坐在车杠上，妻子坐在后车座上，最后自己跨上车座，脚一蹬一家三口就风风火火出发了。石子马路坑坑洼洼，我每蹬一次脚踏总要使出吃奶的力气，稍一松劲车子就会停了下来。途中，实在骑不动了，我们就在路边的小镇上歇一歇，喝点开水、吃点食品再赶路。当回到家看到早已等候在家门口亲人们喜出望外的笑脸时，我们就像是一只小船终于靠了岸，所有的劳累都化为了乌有。诚然，我也有懒得回家过年的时候，总是借工作忙、没时间、孩子作业多等理由，年前托人给家人带些钞票和年货，以为这是给家有了交代。母亲显然有些不快，后来老人家曾和我开玩笑：“我们就等你的钞票和年货回来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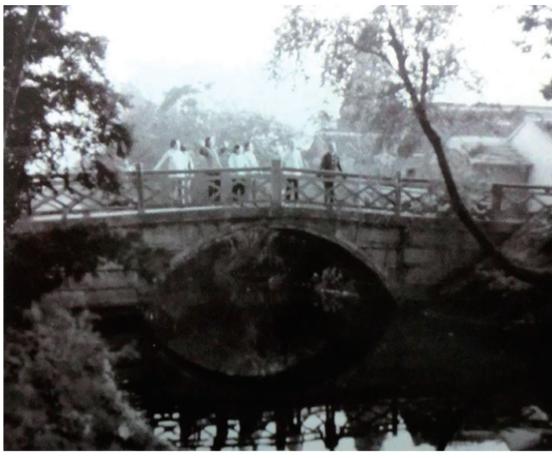
年吗？”我知道了，他们等的是一年忙到头全家人聚一聚，一起贴对联、祭祖宗、挂灯笼、放爆竹、发压岁钱、吃年夜饭……，开开心心过个年，共叙家长里短，共享天伦之乐。也许家中的饭菜不及城里丰盛，但那份“家”的味道，却是世间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代替的。记得有一年除夕夜，虽然团圆的饭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等，但缺了生病在外未能回家的哥哥一人，全家一个个坐在餐桌旁哭哭啼啼，谁都不想动筷，就连不懂事的我吃了几口也放下了筷子。回想起来，曾经的我借口不回家过年，是多么不通亲情，多么不懂得珍惜！哥嫂去世后，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侄儿他们了，我曾多次动员母亲来城里过年，可她总说要和侄儿他们一起过。我知道，在母亲的心中

手手手背都是肉，她曾吩咐过我：“你们有工作，你哥他们种田，条件不比你们，能帮衬就多帮衬点他们！”侄儿也是个命运多舛的孩子，十多岁时就失去了父母，是母亲和我将他抚养大。我拗不过母亲，只得她在哪里过年我就在哪里过年。一年春晚，我陪母亲看电视，一首《常回家看看》的歌唱得我泪流满面，几次避开母亲偷偷擦泪。幸亏那年自己回家过年了，心情还好些。我暗暗发誓：“从此，只要母亲健在，我就会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尤其要回家陪她过年！”为此，我曾有感而发写了篇与歌曲同名的文章《常回家看看》，还被采用在报刊上。冯骥才先生曾写道，团圆的情怀，“使得腊月里中华大地上所有的城乡、所有家庭都变成情感的磁场”。如今，虽说母亲也已离世，老家只剩下侄儿及其后代了，然他们仍视我们为亲人，只要我们回家过年，他们别提有多高兴，总是忙前忙后招待我们。我还担心什么“何处是归程”！更让我欣慰的是，侄儿的子女也带着孩子从外地回家与父母一起过年，我们一家四代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多好！

照片

余家桥

倪敏



《东皋话旧》中录有一张黑白老照片《余家桥》：桥边树繁叶茂，桥上老人们，或眺望，或锻炼。据嘉庆本《如皋县志》等书记载，余家桥位于北水关南，建于清初，因西侧有余家巷，故名余家桥。此桥为东西走向木桥，东面通往甘蔗巷。1952年，重新修葺。1971年，改建为卵石拱桥，长16米、宽3.1米，拱宽6.5米，又更名前进桥。

全国文明城市 如皋欢迎您